

教書27年只請3天病假 周月齡半生奉獻中華文化

去年一部名為《大同》的微電影獲得中央電視台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微電影徵集展示活動”優秀作品一等獎，感動了不少觀眾。讓我們想到一批愛國家庭長大的子女的故事。《大同》學校校長周捷君的六個兒女都繼承父母志，繼續無條件地愛國。小女兒周月齡繼承了父母的教師職業，愛崗敬業，在聖若瑟書院主教中文、中史及普通話，多年來培育無數英才，退休後開始做“四書”的譯寫和教學工作，傳播中國文化奉獻半生。前年開始，她開啓了自己的獨闖內地之旅，用腳步丈量母親地理課堂上描繪過的動人景象，感受祖國的壯麗山河和人情之暖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尋找香港好人好事 系列

《大同》電影講述校長周捷君、呂儀和夫婦在二戰後花盡畢生積蓄創辦愛國學校“大同學校”，以校為家，讓窮家子弟也可以接受教育，潛移默化傳播愛國精神。可見平凡人的愛國方式更見可貴。校名“大同”出自《禮記》中的“大同與小康”，講述大同社會裡人人平等、人人有愛的理想社會。1999年，兩人離世，他們的子女周月梅、兆東、兆康、兆西、兆強和月齡為傳承父母親的教育事業，將父母的遺產悉數捐獻到廣東清遠農村興建“石聯大同學校”。

紗廠“上山下鄉”體驗生活

第一次參演電影的周月齡，對拍攝經歷印象深刻，也感到精疲力竭。“我們不是專業演員，每一次表演都是真情實感，我流眼淚的鏡頭拍了七八次，但原來每次都哭得出，並愈來愈激動，甚至無法收聲。”原來拍攝當時父母的每一個片段都浮現在她的腦海中，母親過世前的親切叮嚀也歷歷在目。

同時，戲中的學校和家中佈景是參照舊相片還原而成，每次進入場景，她都難掩心中感情，既懷念，卻又怕觸景傷情。她回憶起父母的無私奉獻，想起父母對國家的愛，其實是對每個人的愛，“當國家變得更好，人民也將過上更好的生活，國家如何會變得更好？只有每個人都愛它。”

周月齡中學畢業後曾於香港紗廠工作過一年半的時間，用父親的話說，是為了讓她如“上山下鄉”的知青般體驗生活，之後她曾於夜校教書，1978年入讀暨南大學歷史系，是學校復辦後的第一批港澳生，畢業後曾於中藝從事古董銷售工作。她意識到，銷售並不是自己的心儀工作，隨後入讀中大教育學院，“父母從來不會強迫我們兄弟姐妹一定要繼承他們的衣鉢去教書，但當他們聽到我想要讀教育學院時，開心到不得了，同時不斷鼓勵我。”

她受父母影響深遠，從事教職27年，在聖若瑟書院主教中文、中史及普通話，多年來

培育無數英才，退休後仍堅持為學生補習，並開始做“四書”的譯寫和教學工作，對教育事業的熱忱不變。她表示，最初自己便知道教書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，而是一份使命，第一日上堂之前，她問母親，如何做才能成為一名好老師？母親回答說要有“兩心”——愛心和責任心，要將每個學生都當做自己的孩子去愛，對教學的每一個細節都要竭盡所能去做好，改好每一份簿，備好每一堂課，務必使得學生時刻有得着。

“每當我在學校遇到困難時，總會回家講給父母聽，詢問他們的建議。當時的校長曾因為我上堂時學生太興奮而指責我，當我回家和父母說這件事的時候，他們勸我不要灰心，校長的話要聽，但最重要的還是教好學生，每個學生都是一顆種子，即使45個人中只有一人在聽課，你也要堅持努力去教，不能放棄。”母親的話是她堅持教學的動力，她敬業樂業，因材施教，即使是教過幾十次的課文，上堂前她也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再次靜心備課，如此精神終贏得學生愛戴，她自己樂在其中。

“母親還教我，一定要站着教書，從而望到每個學生的反應，看到學生皺一皺眉便知他心有疑問，要及時解答學生的疑問，才是真正盡到教師的責任。”她同時自豪地表示，自己教書27年只請過三日病假，皆是因為發燒病到無法起身，其餘病痛她都會堅持返工教學，再趁空堂時間走去看醫生，“病假時便要其他老師在空堂時代課，但那位老師卻未必是教中文的，如此就變相浪費了學生的時間。”

獨遊東北三省更加愛祖國

在周月齡的記憶中，曾任大同學校校長的父親擅教中、英文，任教務主任的母親則教中文、中史及中國地理，她說：“母親的地理堂教得尤其好，繪聲繪色將你帶入到當地的情境之中，我還記得她說東北三省的土壤是黑黝黝的，種什麼都長得肥，大米又香又甜，蘋果又大又紅。上她的中國地理堂會不自覺地被感染，會令人愈加熱愛自己的祖國。”



周月齡健談且樂觀。
張岳悅攝

時隔多年，母親的課堂內容仍在她腦中縈繞不散，像一粒埋在心底的種子逐漸在發芽。2016年7月，周月齡開啓了自己獨闖內地之旅，先是去到母親遺憾未去過的地方——安徽合肥，再到滁州和南京，同年8月則去了大連和瀋陽。去年4月，她再次獨闖中國四大河流中位處最北面的黑龍江，由上游一路遊至下游，其間曾到漠河、黑河、五大連池、哈爾濱，7月再到長春、長白山、丹東和撫遠，在長達25天的巴士、高鐵、的士和地鐵的貼地之旅中，她見到母親口中的黑色泥土，興奮莫名，常感慨流淚，所到之處皆舉目可見處處豐足有序，人人勤力而上進。她想，當年敬愛的父母奉獻一生辦教育，他們所追求和期盼的，不就是自己現在在內地所見到的那國泰民安的景象嗎？

周月齡說自己熱愛獨自旅行，無論是提前計劃，預定好車票酒店，還是隨遇而安，隨着巴士路線無定向遊覽，她都會將全部精神集中於眼前的人、事、物，也與當地居民有着更密切的交往，“當我到達一座城市，便會完全沉浸其中，享受並了解它。我通常選擇住在火車站附近，在巴士總站隨意跳上一架車，坐到終點站再下車步行，去每一間店舖和老闆聊天，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想法，再坐巴士回到火車站轉另一架巴士。”她說。

旅途中，她同樣感受到當地人對自己祖國和城市的熱愛，“我搭的士時常與司機聊天，在長春時我問司機‘長春美不美’？他們答‘很美’，我再問‘哪裡美’？‘就是很美’，三位司機裡面有兩位邊答邊忍不住流眼淚。我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為自己城市驕傲的感情。當香港發生一些人不愛國的事情之後，我腦海中總是不由浮現自己在內地的經歷，我們國家如此地大物博，為什麼有的人卻不懂得珍惜呢？”

據周月齡介紹，當年聖若瑟每周有6堂中文、2堂中史及2堂普通話科，“當年的校長 Bro. Thomas Favier 是愛爾蘭人，他卻經常向我強調中史科的重要性，表示每個國家的人都應該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，所以這麼多年聖若瑟從未缺過中史科。聖若瑟也是香港最早有普通話科的學校之一，我也是香港第一批教普通話的老師，當時還未有考證書這件事，我的普通話也是從母親那裡學來的。同時，校長也督促老師和學生學好普通話，他曾表示，將來的中國會日趨強大，所以一定要學生具備這項溝通的技能。”

周月齡現時每年都會回到聖若瑟教授文言文班，從同學那裡了解到學校每周只剩一堂中史科，使教學進度緩慢，“曾經 Form 1 在9月開學，12月可以教到秦國統一，但現在1月才講到戰國。”周月齡笑着說，神情卻難掩遺憾。



《大同》電影講述了一個愛國教師艱苦辦學的感人故事。

聖若瑟教普通話
遺憾中史科減堂